



最忆是罗城

—— 张建红

“山顶一只船，云中一把梭”，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犍为县罗城古镇，比用“东方的诺亚方舟”，恰当得多，古镇的地势、形状和诗意，尽在其中，后者则把其古意全去。古镇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，清乾隆三年正式建镇。三百年来，罗城古风犹存，在中国众多的古镇之中，独树一帜。

之于罗城，我并非游客。1989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即分配于罗城中学任教，直到1998年离开。人生最美好的年华，与罗城相伴，亦是人生幸事。罗城中学位于古镇边上的营盘山上。清咸丰九年，李永和、蓝朝鼎于云南昭通起事，聚众三十多万，进军四川，建政罗城铁山。咸丰十年，李蓝大军在营盘山安营扎寨，在附近与从乐山而来的清军进行了有名的“罗城之战”，大败清军。一百多年前，营盘山可是杀声震天，血流成河的战场，谁想到，今天却是书声琅琅的校园。罗城中学始建于1944年，七十多年来，学校是桃李满天下。我在罗城中学仅工作了九年，现在一回到罗城，叫老师的学生、家长众多。在船形街，有一个过去的学生开了一家豆腐脑店，生意极好，每次去罗城经过她店子，总要进去吃上一碗，麻辣麻辣，滚烫可口。

船形街的正式名字叫凉厅子，全长两百多米，呈船形，是现在古镇的核心景区。我1989年到罗城的时候，赶场就是在这里，供销社、铁山春饭店、众多的茶馆和各式各样的摊子，在逢双赶场的时候，生意极好。得空时，我喜欢在凉厅子闲逛。两边宽阔的街檐，穿逗木结构，青瓦为顶，玻璃亮瓦透光，风雨无妨，烈日无妨。街道正中的戏楼，飞檐翘角，铜铃声声，时有川剧玩友演出，高腔凌云。戏楼有对联一副：“昆高胡弹灯曲绕黄梁，生旦净末丑功出梨园”，台上正中有一匾“神听和平”。后有石碑坊，上书对联两副：“罗众志以成城倚铁峰枕峨秀跨八百里巫云长驱五海，灵古今而作官纳伪孟集高腔通四千年韶乐庖与万方”“入怀有铁岭松风何须南海，到处是阳春白雪显属灵官”。街上的老人会跟我们讲罗城的故事、灵官庙的传说、罗城打更匠、李短毡儿起义。这些，都是罗城丰富的文化底蕴所在。

当年，学校同事家属在罗城街上开了一家馆子，语文组的王联生老师要为他们写一张书法作品作为装饰，要我想想内容。记得为此写了篇《罗城赋》，大约两百来字，把罗城的历史、民俗、文化写了个大概，可惜原文今天找不到了。文中提到了古镇的九宫十八庙，还有那个很好吃的熨斗耙和羊肉汤。灵官庙现在保存基本完好，川主庙遗址尚存，精美的石雕构件，让人赞叹不已。南华宫尚存一对两米多高的石狮，仍威风凛凛，傲视众生。现在，石狮前面，当地新建了一个高大的牌坊，上书“南华宫”三个大字。石狮牌坊，重现了当年南华宫雄伟的气势。牌坊前临1972年修建的铁山湖(新店水库)，沿20多米高的石阶而下，就是水波荡漾的湖面，湖岸是几里长的亲水步道。记忆中，熨斗耙是用发酵后的米浆拌入白糖等，装入小巧的圆柱形铁盒内，炉火烧烤而成，表面金黄，里面洁白，形如古时熨斗，食之细软，香甜可口。这种小食现在好像没有了。羊肉汤现在仍然是罗城最火的美食，生意爆好，据说上了好多次中央电视台。

“罗城旱码头，滴水贵如油。”这是罗城由来已久的民谣，我在罗城的几年，有过深刻的体验。1993年至1994年，罗城大旱，学校的水塘干了，新店水库由于污染，也难以饮用。我们只好到几里外的七星村水井挑水吃。现在罗城开发搞旅游，新店水库污染治理颇有成效，吃水问题解决了，旱码头也变成了水码头。有水的古镇，感觉更像古镇了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县上投资，围着湖面，逐步进行了打造，步道、水车、铜像、亭台、水草、鲜花，仿佛是古镇的后花园。连着游客中心，还依山新修了一个船形建筑。“山顶一只船”终于有了有了一个兄弟，成为游客新的一个网红打卡点。

不在罗城工作二十多年。二十年，于罗城三百多年的历史，可谓之短，二十年，会有多少故事？三百多年，会有多少传说？其实我不曾真正离开罗城，公干私事，我都常住罗城跑，我还是喜欢在凉厅子闲逛，喜欢在戏楼前看演出，喜欢在街沿上，坐着发黄的竹椅子，泡一杯盖碗茶，看居民打貳柒拾，看游客拍照。恍惚中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

鸿飞从万里，飞飞河岱起

——读崔鸿飞随笔集《奔跑的阿甘》

《奔跑的阿甘》集学术性、文化性、时代性于一体，对于广大青年读者来说，是值得阅读，值得跟进思考的一部随笔集。

6月初，一向对文字严苛有加的邓芳教授发来崔鸿飞的《奔跑的阿甘》书稿，嘱我写序，深感惶恐。11万字，不长不短，类似于早年五角丛书的篇幅。读完大大小小30余篇文字，发现不是论文，但是，作者全程宏论，归于散文，又觉不妥，姑且认为一部随笔集吧。鉴于作者随笔话题主要涉及女权、婚恋、读书、教育、传统文化、学术思想、宗教、宗教与科学、礼仪、大师赏阅、书信等，又以第一篇《奔跑的阿甘》为书名，几乎都是立足当下的观察与思考，说它是时代观察笔记又觉不够，说是文化随笔又太过笼统，姑且叫崔鸿飞随笔集吧。问题是我对作者不熟，全凭阅读文本，加上推算，脑子里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基本印象，他大约30岁，从事教育，话语有激情，敢于思考，甚至，十分勇敢地呈现立场与判断。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在这样的时代，如此坚强表达的青年教师，还是比较少见，值得肯定。个人认为，著书立说者，是每个时代的先行者。是学有所成、研有所得，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交代，或许，这也是青年人笃定地对抗世界的方式，字里行间，我似乎没有看见他对问题与现象有丝毫的妥协，这个劲儿很好，尤其在当下中国

基础教育领域的中青年很容易被裹挟、被同化的趋势中，这个不妥协的劲儿，这个阿甘式的劲儿，本人倒是很喜欢。

单从文本呈现的想法来看，作者似乎要解决的问题很宽广，十个手指都张开了，比较吃力。再说著书立说，打个比方，好比武术中的铁指寸劲，又好比水滴石穿，都是攻其一点，通透之后，方有人无我有，人有我精的洞见，核心之说，方能立起来。作者好像踩上了梅花桩，轻歌曼舞，过于撒欢。整体上看，作者还处于大师“影响的焦虑”之中，不过，这并不可怕，很多博士数十年后仍还处于这危险而不自知的状态，被大师、概念所累。作者虽然处于这样的状态，但在他熟知的教育现场，自我的思想基因正在形成。《我的教育观》系列，不乏警惕性的创见。《困惑与觉悟》系列，血气方刚，发力太猛，招式用老了些。关于读书、学习、女权主义等系列，虽然很是适合学生、家长、青年阅读，但我想严苛地说，通俗读物的写法，拉低了此书的颜值。宗教、传统文化系列，面对人类世界级的难题，表态过于急切。相对而言，我倒觉得《致邓晨晨》虽是五年前写成，几乎是作者全书观点的

集合体，五年之后，《奔跑的阿甘》一文使之强化，这让我看见一个执着思想者的坚守姿态，从其全书大约八年成型，我看见了作者有成为有思想的名师的可能性。补充一句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况且，文风、写法、思考都极其类似于《蒙田随笔》，辞官归隐的蒙田，“回到乡下，居高临下俯瞰人世的愚蠢”而成书。

崔鸿飞蓬勃于讲台，《奔跑的阿甘》集学术性、文化性、时代性于一体，对于广大青年读者来说，是值得阅读，值得跟进思考的一部随笔集。

古有苏轼、苏辙兄弟青年时代相互砥砺，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不过，诗中的些许无奈不可取。根据《迁徙的鸟》发现，鸿雁高飞，它们是有基因、有体力、有信念、有方向的。南北朝诗人谢庄“鸿飞从万里，飞飞河岱起。”愿借此句送给崔鸿飞先生，早日找到“铁指寸劲”的发力点和飞翔的方向，不要轻易放过自己。

（本文为崔鸿飞随笔集《奔跑的阿甘》序）



大佛之美，有绿有蓝

大佛怀抱下的嘉州，岂是一个美字可言。大佛与嘉州相融相合，与三江交相辉映，绿色、蓝色不断跳入眼帘。我仿佛顿悟，大佛之美，是一种灵动的美，其美有绿、有蓝。

身在异地，每次向新朋友作自我介绍，我一般会讲，来自乐山大佛的那个乐山。我通常还会自豪地带一句，我是大佛的守护者。也许因为这个“称号”，新朋友也都会问我大佛高多少米、有多少个发髻等特别细节的问题，貌似要考考我这个大佛守护者是不是称职。

前不久一个外国朋友，问了一个不一般的问题，“你们的大佛美不美？是什么颜色的？”朋友如此一问，估计因为佛像大都金碧辉煌。乐山大佛整体岩石雕琢，没镀金身，我打小就记得不少大佛的诗词，记不清爬过多少次凌云山。“始知宇宙阔，下看三江流。天晴见峨眉，如向波上浮”“江阁欲开千尺像，云霓先定此规模”……诗句中大佛神情肃穆、体态匀称、身形雄壮，令人敬仰，印象中山一水一草一木令人心醉神迷，但诗人不曾留意，我也没留心大佛的颜色。朋友疑问大佛之美，何处来？

海棠山记

海棠山不远。出档案馆，从老霄顶到黄家山，要下一千二百多个故纸堆里的台阶。途中见刺史嘉州的岑参，因为安史之乱，辗转滞留二十个月才上任，仅一年余就被罢官。

这个一心想做英雄的男人，把梦留在了塞外胡天。理想幻灭的山水间，没有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的热烈场面，只有老去的哀叹和桂冠东去的期待。登凌云寺见开凿弥勒大佛，心都在写《招北客文》。看似在学杜子美，避讳“海棠”如敬“闲”，也不入《岑嘉州诗集》。其实是在胸中永葆一个位置，等“花落讼庭闲”时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……

过斑马线，右拐弯上坡，有风吹旧砖瓦缝隙里，几株蒿草的片羽，摇落了春天的轻。一把油纸伞，撑开便是百年后的晚唐暮色。时摄嘉州的薛能，正凭栏桂花楼，近观明月湖出浴的星辰；远眺一条玻璃江边，对镜梳云鬓的峨眉姊妹山，插花了“晴来使府低临槛，雨后人散出墙”的蜀海棠。细浪一波波荡漾，“一时开处一城香”，夜里他枕梦的山麓，名字才叫海棠。

出高北门遇细雨骑驴入蜀的陆游，他要去当那个八百多年前的代理太守。“公事无多厨酿美”“闲院自煎茶”，捡奇石堆山，也要筑诗里的堡垒和要塞。或《登荔枝楼》，为峨岷山水刻石留墨；或搭岷江竹浮桥，《以故事宴客凌云》；或主持秋季军事检阅，“书生又试戎衣窄”；或《观大散关图》，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……“江山壮丽诗无敌”，仅九月，写诗百卅首，“此身不辜负嘉州。”一日，《驿舍见故屏风画海棠有感》：“猩红鹦绿极天巧，雪萼重跗眩朝日。”“梅花痴”转“海棠颠”，“为爱名花抵死狂，只愁风日损红芳。”虽因“燕饮颇放”被罢官，但从此，“陆放翁”的美名，才盛放如“一枝气可压千村”的海棠，浩荡不可收……

再往前走，沿途摩肩接踵的人流，从古代到现代，拾级上上下下的面目和背影，甚是妩媚。有写《酉阳杂俎》的段成式，辑《广舆记》的陆应阳，作《嘉香海棠》的王十朋，写《海棠记》的孙长民，著《舆地纪胜》的王象之和本《草纲目》的李时珍；有《送陈仲道餉延綏归嘉定州》的汤显祖，为甘棠楼题“汉嘉古治、海棠香国”的钟振，撰《使蜀日记》的孟超然；还有李时华、陈起龙、邹学山、刘澐、刘光第……香如雪的身影一闪而过，不知去向。

日落时分，站在明城墙上俯瞰山下的草堂寺，美，才有了高度。仿佛有了一个好看的腰身：远山之腰，近水之腰，风之腰，一朵白云屏住了呼吸的腰……以见惯不惊的人间绝技，降落在掸掉了风尘的城中僻壤。是哪一块橡皮，擦去了它曾经芬芳扑鼻的记忆？流变中的晚春之思，在等暮色森林传送门里，照攘人流如大音稀声般地散去。徒留夕阳的余晖，照亮了时间废墟上，一座想象的红石城，断断续续的遗骨。仿佛在扎带血的篱笆，网住那个少年郭沫若，不让他三十多年后，“草堂寺内几徘徊”，发出“何处海棠香讯在”，惆怅问春风的无端感慨……

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被贬黄州的苏轼，寓居定惠院，“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”。置酒吟诗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把雾中如月转廊的花香，通过那只衔来种子的鸿鹄，再衔回故乡的海棠山。凌晨翻了下身，又去另一个梦中的平江门，迎接“片帆离锦浦，棹声齐唱发中流”的薛涛，风尘仆仆地登山。初叶清新，花香浮动，可撑地不系的心舟。再写一首《乡思》，如夜里不开灯的海棠，自有光影移动，穿越时空，馈赠美好。即使凋谢，也能留一个拈花微笑的梦影。

梦里我不愿醒来，就是在等那朵即将落地的海棠，扑扇着翅膀，向这一方树枝在摇的山水，深鞠一躬：“君子交绝，不出恶声；海棠去国，不絮其名。”空山虚静，尚余对美的渴求，使遥远触手可及。

■李康云

■罗国雄

■齐荣朵